

清儒學案叢書

王船山學案

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

王

船

山

學

清儒學案叢書

王船山學案

定價：每冊新臺幣三元

53.0

出版者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發行者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社址：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
電話：二二九三六

印刷者：興台印刷廠

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出版

王船山學案

船山生當鼎革。隱居求志。四十餘年。是以成書最富。平生為學。神契橫渠。羽翼朱子。力開陸王。於易根柢最深。凡說經。必徵諸實。寧鑿毋陋。囊括百家。立言胥關於人心世道。在清初諸大儒中。與亭林梨洲。號為鼎足。至晚年始得同祀廟廡。昭定論焉。述船山學案。

王先生夫之

王夫之。字而農。號薑齋。更名壺。晚歲仍用舊名。衡陽人。父朝聘。明副榜貢生。以真知實踐為學。謂武夷為朱子會心之地。自顏書室。學者稱武夷先生。兄介之。舉人。國變後。隱居不出。著有周易本義賈。詩經尊序。春秋四傳賈諸書。先生少負雋才。讀書十行俱下。年二十四。與兄同舉崇禎壬午鄉試。以道梗不赴會試。癸未。流賊張獻忠陷衡州。先生避匿南嶽。賊執其父以招之。乃自髻面刺脫。昇往易父。賊見其偏創也。免之。父子俱得脫。明亡。唐王聿鍵。建號隆武。使何騰蛟。堵允錫屯湖南北。各不相能。先生走湘陰。上書於司馬章曠。請調和以防潰變。不聽。及清兵下湖南。先生方居父憂。次年與管嗣裘舉兵衡山。戰敗。赴肇慶。堵

允錫、瞿式耜。交章論薦。先生疏請終制。桂王嘉許之。庚寅服闋。至梧州。授行人司行人。三上疏。劾內閣王化澄。化澄將藉端構陷。乃移疾乞假。往依式耜於桂林。聞母病。問道歸。至則已歿。知事勢終不可為。遂決計巖穴。其後漫遊浯溪、郴州、耒陽、晉寧、連邵之間。所至人士慕從者衆。輒辭去。最後歸衡陽。得湘西蒸左之石船山。築土室。名曰觀生居。杜門著書。蕭然自得。康熙三十一年卒。年七十有四。先生之學。以漢儒為門戶。以宋五子為堂奧。所作大學衍。中庸衍。皆力闢致良知之說。以羽翼朱子。而淵源尤在正蒙一書。其所為注。究觀天人之故。推本陰陽法象之原。就正蒙精繹而暢行之。與自著思問錄。皆本隱之顯。原始要終。至其扶樹道教。辨上蔡、象山、姚江之誤者甚峻。治經於易。致力最深。不信陳搏之學。亦不信京房之術。於先天諸圖。緯書雜說。皆排之甚力。亦不空談玄妙。附合老莊之旨。言必徵實。義必切理。其說諸經。於考據求義理。後來經學專家。矜為創獲者。或為先生所已言。其論史每有特識。開拓學者心胸。至黃書靈夢諸編。經世之略。可見一斑。身既終隱。不為世知。乾隆中。始採訪及之。得以著錄四庫。國史入儒林傳。道光間。始有刊本。旋燬於兵燹。同治初年。始重刊行。其學乃大顯。所著周易內傳六卷。發例一卷。周易大象解一卷。周易稗疏四卷。周易考

異一卷。周易外傳七卷。書經稗疏四卷。尚書引義六卷。詩經稗疏四卷。詩經考異一卷。叶韻辨一卷。詩廣傳五卷。禮記章句四十九卷。春秋稗疏二卷。春秋家說三卷。春秋世論五卷。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。四書稗疏一卷。四書考異一卷。讀四書大全說十卷。說文廣義三卷。讀通鑑論三十卷。宋論十五卷。永歷實錄二十六卷。蓮峰志五卷。張子正蒙注九卷。思問錄內外篇二卷。俟解一卷。噩夢一卷。黃書一卷。識小錄一卷。老子衍一卷。莊子解三十三卷。莊子通一卷。楚辭通釋十四卷。蔓齋文集十卷。詩集十一卷。詞三卷。詩繹一卷。夕堂永日緒論二卷。南窗漫記一卷。並其他雜著。都二百八十八卷。總曰船山遺書。又有尚書考異。四書訓義。四書詳解。近思錄。釋呂覽。釋淮南子。注搔首問。龍源夜話等書。光緒三十三年。

。從祀文廟。

參王叔撰行述。潘宗洛撰傳。余廷燦撰傳。唐鑑學案小識。劉毅松撰平譜。四庫全書提要。先正事略。

大學衍

崇大學衍。中庸衍。全載朱子註。而爲說衍之。先生自言。二篇本屬專書。後撰禮記章句。乃歸入其中。與全編體例不一。今專採之。仍題原名。

大學一書。有鄭氏禮記傳本。其序次倒亂。朱子因程子所定。而更爲此篇。蓋諸經

之傳。皆有錯闕。而禮記爲尤甚。讀者以意逆志。而察夫義理之安。以求通聖人之旨。非爲鑿也。是篇按聖經之文。以審爲學之次第。令學者瞭然於窮理盡性。守約施博之道。可謂至矣。愚謂十傳之文。鱗次櫛比。意得而理順。卽令古之爲傳者。

參差互發。不必盡皆如是。而其命意。則實有然者。得朱子為之疏通而連貫之。作者之意。實有待以益明。是前此未然。而昉於朱子。固無不可之有。況禮記之流傳舛誤。鄭氏亦屢有釐正。而不僅此乎。是篇之序。萬世為學不易之道也。自姚江王氏者出。而大學復亂。蓋其所從入。以釋氏不立文字之宗。為虛妄悟入之本。故以章句八條目。歸重格物為非。而不知以格物為本始者。經也。非獨傳也。尤非獨朱子之意也。既不揣而以此與章句為難。乃挾鄭氏舊本以為口實。顧其立說。又未嘗與鄭氏之言合。鹵莽滅裂。首尾不恤。而百年以來。天下翕然宗之。道幾而不喪。世亦惡得而不亂乎。其以親民之親。為如字者。則亦釋氏悲愍之餘藩。而墨子二本之委波。至於訓格為式。則又張九成與僧宗杲之邪說而已。其徒效之。猖狂益甚。乃有如羅汝芳之以自謙為遜讓者。文義不通。見笑塾師。而恬不知恥。斯其道聽塗說。而允為德之棄。固人心之所公非。不可誣已。大道之必有序。學之必有漸。古今之不能違也。特所謂先後者。初非終一事而後及其次。則經傳章句本末相生之旨。亦無往而不著。王氏之徒。特未之察耳。若廢實學。崇空疏。蔑規矩。恣狂蕩。以無善無惡。盡心意知之用。而趨入於無忌憚之域。則釋氏之誕者。固優為之。奚必假聖賢之經傳。以為盜竽乎。今因章句之旨。而衍之如左。以救什一於千百。能

言距楊墨者。則以俟之來哲。

格物致知補傳。經云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遞推其先。則曰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。而意識。以及於天下平。皆因焉。是事之始。而為先所當知者明矣。故以格物為始教。而為至善之全體。非朱子之言也。經之意也。蓋嘗論之。何以謂之德。行焉而得之謂也。何以謂之善。處焉而宜之謂也。何以謂之至善。皆得咸宜之謂也。不行胡得。不處胡宜。則君子之所謂知者。吾心喜怒哀樂之節。萬物是非得失之幾。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爾。非君子之有異教也。人之所以為人。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為道。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盡道。其固然也。今使絕物而始靜焉。舍天下之惡。而不取天下之善。墮其志。息其意。外其身。於是而涸洞焉。晃晃焉。若有一澄澈之境。置吾心而偷以安。又使解析萬物。求物之始。而不可得。窮測意念。求吾心之所可據。而不可得。於是棄其本有。疑其本無。則有如去重而輕。去拘而曠。將與無形之虛同體。而可以自矜。其大斯二者。乍若有所覩。而可謂之覺。則莊周、瞿曇氏之所謂知者。盡此矣。然而求之於身。身無當也。求之於天下。天下無當也。行焉而不得。處焉而不宜。則固然矣。於是曰。吾將不行異不得。不處莫不宜。乃勢不容已。而抑必與物接。則又涉洋自恣。未有不蹶以狂者也。

不然。則棄君親。殘支體。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。雖然。彼自為說。而為君子之徒者。未有以為可與。於聖人之教也。有儒之駁者起焉。有志於聖人之道。而憚至善之難止也。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衆。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。則無以遂其好為人師之私。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。於是取大學之教。疾趨以附於二氏之塗。以其恍惚空冥之見。名之曰。此明德也。此知也。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。體用一。知行合。善惡泯。介然有覺。頽然任之。而德明於天下矣。乃羅織朱子之過。而以窮理格物。為其大罪。天下之畏難苟安。無所忌憚。以希冀不勞而坐致聖賢者。翕起而從之。嗚呼。彼之為師者。與其繁有之徒。其所用心。吾既知之矣。若其始為是說者。修身制行之間。猶不遠於君子。而試之事功者亦成。亦其蚤歲未惑之先。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。故雖叛即異端。而所畜猶存。可以給其終身之用。乃昧其所得力之本。而疾攻之。則為護亦甚矣。將問之曰。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。為離物求覺以後。而乃知之乎。抑故然已有所知。而陰用之也。其口雖辯。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。況乎為之徒者。無其學問之積。而早叛其規矩。天理無存。介然之覺不可恃。奚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。與補傳之旨。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。千古合符。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。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。聖人復起。不易朱子之言矣。

正心修身章。但知誠意。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。則其弊也。為克伐怨欲之不行。而不足以仁。其流且為異端之狂。心乍歇。而即為菩提。欲正其心。而不能誠其意。其弊也。為非不悅道。而力不足。大本既正。雖有過而不流於邪。故自正心。而益求之意。知為善之至。而自誠意以進於正心修身。為大學之本。抑嘗推而論之。經傳曰正。章句曰敬。蓋亦稍殊矣。而非殊也。敬者。正之功也。正者。敬之事也。敬者。敬所正也。正者。敬以正也。敬以正。而後正無怠忘勉強之病。敬所正。而後敬非惺惺亡實之迷。聖學異端之大界。在正不正。而學者醇疵之別。在敬不敬。要諸至善。則敬而正之。其實一也。乃淳熙以後之學者。於存養之功。未有得焉。而不能篤信正心之有實。為之說曰。心之體。如太虛。曰。湛然虛靜。如鑑之明。曰。四者不能無。而亦不可有。曰。如鏡未有象。方始照見事物。則疾叛師說。墮於釋氏之支說。甚矣。夫其所謂太虛者。吾不知其何指也。兩閒未有器耳。一實之理。洋溢充滿。吾未見其虛也。故張子曰。繇太虛實有天之名。天者理也。氣之都也。固非空而無實之謂也。既與其言太虛者不侔。則彼所謂太虛者。得之佛老。而非君子之言。審矣。其曰如鏡未有象。不有四者。故四者有而不失其正。則正傳之所謂不得者爾。得之為言。豈僅不失之謂哉。惟鏡本無象。故妍當前而妍。媿當前

而嫌。無有正而隨物以移。然則逆吾者當前。而忿懷憂懼。順吾者當前。而好樂交焉。則盡人而無不然者。而美以為君子之正乎。惟鏡本無象。妍當前而失天下之嫌。嫌當前而失天下之妍。一影蔽之。更無自體。相映非實。兩無所喻。則亦見如不見。聞如不聞。甘苦皆茹。而固不知味。是正所謂心不在。而無所施其修者也。莊周謂之止水。佛氏謂之大圓鏡智。乃以是言大學正心之功。不已謬乎。至其云不能。而亦不可有。則確為了無實義之戲論。釋氏以此立辟同時、一見不再之轉語。玩天下於光景之中。學於聖人之門者。如之何捨以自誤。而惑人也。嗚呼。正心之學。不講久矣。朱子明言知識意。而不知存心之弊。以防學者之舍本而圖末。重外而輕內。以陷於異端。乃一再傳。而其徒已明叛之而不知。又奚況陸子靜、王伯安之徒。不亟背聖教。以入於邪哉。然正心之實功。何若孔子曰復禮。中庸曰致中。孟子曰存心。程子曰執持其志。張子曰瞬有存。息有養。朱子曰敬以直之。學者亦求之此而已矣。

中庸衍

中庸大學。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。以為聖學傳心入德之要典。迄於今學宮之教。取士之科。與言道者之所宗。雖有曲學邪說。莫能違也。則其為萬世不易之常道。允

矣。乃中庸之義。自朱子之時。已病夫程門諸子之背其師說。而淫於佛老。蓋此書之旨。言性。言天。言隱。皆上達之蘊奧。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。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。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。亦易託焉。朱子章句之作。一出於心得。而深切著明。俾異端之徒。無可假借。為至嚴矣。然終不能取未涉其域者之達心。而一喻之也。當時及門之士。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。亦寡矣。數傳之後。愈徇迹而忘其真。於是朱門之餘裔。或以鈎考文句。分支配擬。為窮經之能事。僅資場屋射覆之用。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。其偏者。則抑以臆測度。趨入荒唐。墮二氏之郭郭而不自知。其為此書之累。不但如游、謝、侯、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。明興。河東、江右諸大儒。既汲汲於躬行。而立言之未暇。為干祿之學者。紛然雜起而亂之。降及正嘉之際。姚江王氏始出焉。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。強攀是篇。以為證據。其為妄也。既莫之窮詰。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。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。與彼相似者。以為文過之媒。至於全書之義。詳略相因。巨細畢舉。一以貫之。而為天德王道之全者。則茫然置之而不恤。迨其徒二王錢羅之流。恬不知恥。而竊佛老之土苴。以相附會。則害愈烈。而人心之壞。世道之否。莫不繇之矣。夫之不敏。深悼其所為。而不屑一與之辨也。故僭承朱子之正宗。而為之行。以附諸章句之下。庶讀

者知聖經之作。朱子之述。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。俾學者反求自得。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。則亦不待深為之辨。而駁儒淫邪之說。亦尚息乎。凡此二篇。今既專行。為學者之通習。而必歸之記中者。蓋欲使五經之各為全書。以見聖道之大。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。皆大學中庸。大用之所流行。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。凡三十二章。第一章。所不睹者。所不睹耳。非無所睹也。所不聞者。所不聞耳。非無所聞也。遇物而感。觸意而興。則睹之聞之。獨知之幾也。萬事萬物之理。持於心而不忘。不待睹聞而後顯見。此則所謂所不睹所不聞也。戒慎恐懼者。持其正而弗失之謂。此即大學之所謂正心也。敬畏以言其功爾。無所睹聞。而有所敬畏。蓋赫然天理之森著矣。蓋嘗論之。遏人欲者。物誘欲動。而後能施其遏。物之未構。欲之未動。不睹姦色。而豫擬一姦色以絕之。不聞淫聲。而豫擬一淫聲以遠之。徒勞而無可致其功。未有能濟者也。且盡古今之為學者。純疵利鈍之不一。未有如是之迂謬以為功者也。惟夫天理之本然。渾淪一理。而萬殊皆備。仁者見仁。知者見知。君子見其參前而倚衡。聖人見其川流而敦化。至大而不易舉也。至密而不易盡也。至變而不可執也。非豫存諸心。而敬畏以持之。則物至事起。雖欲襲取以為義。而動乖其則。此則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。而不待既睹其形。既聞其聲。乃以揀是非。而施

戒懼者也。君子之道。至此而至矣。為異端者。未有能與焉者也。不知有此。乃始求之於感應。求之於緣起。陷溺終身而不拔。不亦宜乎。

念之始萌。是
非甚細。

第二章。此章之義。中為體。和為用。存養為主。省察為輔。體用主輔。合一以為道。而內外本末。歷然自分。聖學所以為萬善之統宗。而非異端之所可冒也。章句之開示切矣。世教衰。邪說逞。於是而有併戒懼於慎獨。以蔑存養之說者出焉。道之不行。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。愚者不及也。夫見為過者。豈能過哉。不及而已矣。一念之起。介然有覺是非。粗辨枯亡者。亦有之也。未之感應。天理森然。萬物皆備。非君子莫之能得也。念之始萌。是非甚細。權衡之審。卽念而明。非君子莫之能著也。未嘗實致其力於靜存之學。則茫然無得。因其未得。不信君子之有。乃據一念介然之覺。以為極致。是其不及者遠矣。而自謂能過於君子之道。不已誕乎。且惟然。而其所謂介然之覺。是非之果辨與否焉。吾不能保也。抑其乘天機之未泯。以為介然之覺者。自謂獨知。而天下之人。則已如見其肺肝也。故人欲之不可肆。鄉黨自好者而知之矣。佛老而先知之矣。卽夫縱欲敗度而思返者。亦知之矣。非特知之。且過之矣。乃佛老之知之無殊於縱欲而疲者之知之也。則惟其無大本存焉。而聽志氣之息以欽者也。迨志氣之疲。而乃知人欲之非所當逐焉。故曰。

人已見其肺肝。而始有介然之覺也。則專言慎獨者。蓋終身而未嘗有其獨也。於是為邪說者益叛。而為遁辭曰。獨者無對之體。是不與非對。善不與惡對。己不與物對。事不與理對。即吾性也。則其竊佛氏真空不二之說。以泯濳浮游於人心之危。而本心盡失。是其終身之欠。以至於終身之閒。求其痛癢之自知。乃至一念而不可得。信乎終日言獨。而不知何者之為獨。而況可得而慎乎。斯所以昏然長迷。為鮮能之民。而終之以無忌憚。故曰。其不及者遠矣。奚過之有哉。

正心誠意。

第二十七章。存心之屬。正心誠意也。致知之屬。致知格物也。此大學中庸合符之教也。去私意之蔽。而涵泳其所已知。正心也。去私欲之累。而敦篤其所已知。誠意也。蓋心未感發。欲固未萌。所正者。正其私意之偏耳。已知而涵泳之。程子所謂持其志也。去私欲者。意動欲興。於獨加慎也。所已知者。存養之。所不昧者。於意之發。必允蹈之。一於善也。析理曰知。未有事之辭。而理則可知也。事即物也。格物者。非記誦詞章。區區於名物象數之迹。窮年不殫。亦身所有事之物。必格之也。日知其所未知。析理益精。知之至也。節文曰謹。慮事益察。物之格也。故下云入德之方。即程子所云。初學入德之門。

第三十三章。無聲無臭之中有載焉。天之所以為天也。川流之小德。敦化之大德。

。激於無聲無臭之中而無聞也。無聲無臭。而載存焉。斯以為至矣。非以無聲無臭為載。而可謂之至也。嗚呼。世教衰。邪說興。而無聲無臭為載之害烈矣。嘗試啗然而居。頽然而休。息之微。殆至於無息。念之生。乃幾於無生。於斯時也。吾之與天地萬物相酬酢者。不得其端。而皆為瓦合矣。則天地萬物之森然者。不得其端。而幾疑為吾之妄見矣。則吾之視聽言動。欸然而興。蟹然而止者。亦莫得其端。而幾疑為氣機之驅使矣。至於此。而蔑以加矣。至矣。故為佛老之說者。自謂其至而無可復尚也。於是儒之駁者。竊其說而文之。以為無善無惡之體。徧乎心意知。而恆一者。亦謂其至而無可復尚也。此以為至。則頑石至也。浮雲至也。疲牛之休於蔭。奔馬之息於櫪。至也。道瑾之委於塗。殪獸之靡於邱。至也。紂酣於酒池之旁。跖寢於既旦之後。至也。於是知其窮。而又為之說曰。吾將以是應天下。感而應。如而施。而無不各得。則無不至矣。然而不得其理者。不可勝計也。蓋其欲不以成心為師。而師其所自感。則亦師耳之聽。目之視而已矣。耳目者。小體也。嗜欲之役。而聲色之黨也。繇是而狂蕩滅裂之行倡。天下乃疾叛其君親。而偷以自便。此邪說詖行。生心害政之本原。惟無之一言。以為其藏。可勿懼哉。

周易內傳發例

伏羲氏始畫卦。而天人之理。盡在其中矣。上古簡樸。未達明著其所以然者。以詔天下後世。幸筮氏猶傳其所畫之象。而未之亂。文王起於數千年之後。以不顯亦臨。無射。亦保之心。得卽卦象而體之。乃繫之彖辭。以發明卦象得失吉凶之所繫。周公又卽文王之象。達其變於爻。以研時位之幾。而精其義。孔子又卽文周象爻之辭。贊其所以然之理。而為文言與彖象之傳。又以其義例之貫通。與其變動者。為繫傳、說卦、雜卦。使占者學者。得其指歸。以通其殊致。蓋孔子所贊之說。卽以明彖傳象傳之綱領。而彖象二傳。卽文周之象爻。文周之象爻。卽伏羲氏之畫象。四聖同揆。後聖以達先聖之意。而未嘗有損益也明矣。使有損益焉。則文周當舍伏羲之畫。而別為一書。如揚雄太玄。司馬君實潛虛。蔡仲默洪範數之類。臆見之作。豈文周之才出數子之下。而必假於義畫。使有損益焉。則孔子當舍文周之辭。而別為一書。如焦贛、京房、邵堯夫之異說。豈孔子之知。出數子之下。乃暗相判。而明相沿。以惑天下哉。繇此思之。則謂文王有文王之易。周公有周公之易。孔子有孔子之易。而又從曠世不知年代之餘。忽從時人得一圖一說。而謂為伏羲之易。其大謬不然審矣。世之言易者曰。易者意也。惟人之意而易在。嗚呼。安得此大亂之言而稱之哉。此蓋卜筮之家。迎合小人。貪名幸利。畏禍徼福之邪心。詭遇之於